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到创刊的《检察日报》副刊当编辑,亲历“绿海”副刊的创设和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大学读的中文,干的副刊编辑,虽然从未见过孙犁先生,但先生却无处不在:从文学理念的养成,到精神操守的选择,乃至副刊编辑这一职业道路上的坚持,每每都有先生的影子。最初被先生作品打动,或许因其语言浅白,表意平易,青年人更好理解一些。当时语文课本里有多好多现代文学名作,那半文半白的语言,陌生的生活环境,相对晦晦的寓意,在我读来,除了艰涩,关键还是无感。著名的《一件小事》,学完之后好几年,都不明所以,即便老师早已让我们抄写过文章的“中心思想”。后来想,可能我原本就来自基层,对于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熟视无睹,更无作家的情怀和视角吧。像《荷花淀》里的描写,“女人坐在小院内,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在她的手下面,就编成了一片大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我就非常熟悉而亲切。因为我的家乡就处在“云梦八百里”的洪湖,汉水和长江汇聚地,千顷荷花,万亩苇荡就是我的园子我的家。看惯了父兄们摇橹撒网,摘莲采藕,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生活艰辛却也平常。读着先生的荷花淀和水生嫂,思绪便通向了故乡,先生用美的眼睛,活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这淳朴醇厚的水乡生活图景,生活的日常便变得格外异常。但这美景,下一刻便破碎了,因为鬼子来了。丈夫深夜才回,脸有些红涨,有些气喘,有些异样。水生没说,妻子都感受出来了,这就是夫妻。当丈夫说天明就要去地区部队时,她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但她也只是“把一只手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当听说丈夫还是第一个报的,她“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青年夫妻,难舍难分,丈夫却选择参军远征,这可能就是生死离别。她的回答里,有喜有嗔,知心、信任、担当、识大体,都以最简单、朴素、直白的描写呈现出来。了解中国百姓中国语言,你就能秒懂字里字外的意蕴。

当时的文学教材,反对汉赋那样的繁复铺张文风,提倡平易畅达,更加关注普通百姓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孙犁先生的作品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范文,我的青年时代,正是在孙犁们的庇荫下成长起来的。再说到文学创作,在今天看来,天下有哪个女人不希望手如柔荑呢?尖利粗糙的苇眉子,只会让手指变得伤痕累累粗糙无比,于女人而言编苇席可不算什么好活儿。可在孙犁先生笔下,苇眉子“柔滑修长”,在她怀里“跳跃着”,艰辛的劳动在这里变成了美妙的诗歌,是不是太假了?其实不是。站位不同,美丑迥异。先生这样写,既是对劳动者编织技艺娴熟的描摹,也是对辛苦劳动的诗意赞美。对于劳动者来说,手指细腻白嫩不能作为美的象征,因为不劳动则不得食,他们不会奢求拥有一寸金莲或管般的指甲;劳动之所以能够变得欢快愉悦,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成堆的苇席,才可以换来活下去的粮食、食盐和布匹,所以苇眉子才会“跳跃”起来。关爱劳动,喜爱平凡,渐渐成为我最重要的一个审美思想,改变着我的选稿、审稿宗旨。我编辑的以发表美文为主的“风景”版,多数时候,多数来稿,都是风花雪

月、言情抒怀,言之无物者偏多。我和编辑部的同事就日益明晰地倡导说白话、言真情,多选那些益心智、助工作的文章。记得有次征文活动,我和分管社领导一致同意把特等奖授予一个即将退下来的老农,一个基层层的副检察长。他用朴实简洁的语言,记录了他当检察院打字方式的变迁,从打字这个小小的截

# 开枝散叶 烂漫绿海

彭诚



面,反映了检察工作的发展和我们的社会的进步。

“1989年12月的一天,老检察长通知我调任办公室主任。他在谈话中要求我到任后‘注意抓好打字这一块工作’。打字成了‘一块工作’,还要我这个即将走上任的主任‘注意抓好’。领导自有领导的道理。我不敢怠慢,上任的第一天就去了打字室。”“打字员打字时,在机头滚筒上安装好打字蜡纸,并顺势旋转一圈,打字机就会响起‘叮’的一声悦耳的铜铃声,这表示打字蜡纸已经安装好了。然后,左手在下移动铅字盘,右手在上控制机头,左右手协调动作,按动手柄打字。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老式打字机打字速度太慢了。打字员从字盘里找出铅字,按动手柄,打到蜡纸上,机械般的动作,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错。字若打错了,就要把蜡纸拆开,涂上修改液,用嘴吹干,重新装好蜡纸打字。遇上不常用的生僻字,打字员就搬出备用铅字盒,横找竖找,找到要用的铅字,用金属镊子夹出来放进机座字盘里,这一个过程,时间长短就没法说了。特别麻烦的是有些字在备用字盒里也找不着,那只好到印刷厂里去买了。这可不像现在使用电脑打字,按照输入法,敲几下键盘,什么字样,甚至连带词组、句子都冒出来了。”

这篇文章内部充盈的精神,正是孙犁先生所喜爱和践行的,只是在我们后辈编辑这里,得到了共识和唱和。而我和“绿海”的同事们,也只是后学之一,不知尚有多少副刊同辈,奉行行止,李下成蹊呢!

千禧年前后,副刊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和裂变,很多报纸取消了副刊。保留下来的,办刊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性削弱,娱乐性增强;传统文艺形式弱化,琴棋书画收藏旅游增多。这种变化适应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需要多层次文化生活的需要。面对这种变化,我们副刊编辑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继续坚持纯文艺属性。每周四块版,封面名曰“潮汐”,注重捕捉反映法律与文艺结合点的新变化、新现象、新潮流、新趋势;第二块版“纵横”,主要是文化时评、影评、书评和文化杂谈;三版“风景”,主要是散文,间有诗歌、杂记;四版是“中国执法者”,主打是一篇长点的报告文学,外加一篇短人物通讯。曾有领导嫌我们清高玄远,让我们更贴近社会生活,增加影视报道、收藏旅游,我们讨论后认为,这样做会有太多过眼云烟的泡沫,对于周刊来说又有周期长、版面少的劣势,怎么都做不过都市报。勉强去做,反倒会杂乱无章,丢了自己。最终,我们选择坚持传统的纯文艺副刊,只有紧贴检察干警的火热生活,努力满足他们的心灵精神需求,这块园地才能生生不息,蔚为绿海。

说爱很容易,但真要在副刊待下去,待一辈子,那可是另一回事。年轻人都图个好前景。无数的实例摆在您面前:若是进了报社的核心岗位,不仅能全面锻炼你的业务能力,让你尽享荣光,更是晋职提升的捷径。而副刊在报纸的位置往往是“非主流”,领导不易看见,思想还容易“走偏”——特立独行、个性特色、“写出不一样”来,这样的“创新型”思维,很可能会让您真正体验到何为“砥砺前行”,甚至无法“进步”。此时此刻,孙犁先生的人生和文章,确实启示启发了我。

《人民日报》令人尊敬的老副刊编辑罗雪村老师,也在文章中说到,孙犁先生但凡“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但就是这九牛一毛的“稍”,孙犁先生却没有做到。是他力所不能及吗?当然不是。他曾经说,他要“离得远一点”。这就清楚了,这根本就是先生的选择。若非安于清贫,他怎么能在一家报社的副刊干一辈子呢?他怎么能做到人格、思想、表达、生活的淳朴自适,始终如一呢?多在浩劫远去,别人多在感慨岁月东流、人生荒废的时候,他却能达到创作的高峰,经年的积淀如泉涌雪崩,不择地而出呢?安于旁道,世上就缺少了一个文官,却多了一个副刊巨匠;古来官员知多少,文坛导师有几人?当先生成为灯塔,我们这些副刊后辈才有了前行的方向,才认识到副刊虽列旁道,却一样可以登堂入室,成就人生。

报业,似是宣传传达。若内心无火,则光不会远;如不能走心,就是镜花水月。就为人们提供心灵雨露、精神食粮而言,副刊虽属偏将,它直达心灵的热度、速度和力度,从来不输于任何版面。

作者简介:彭诚,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检察日报》副刊编辑、副刊部主任等职,获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现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

历来报业内有一种说法:“北有孙犁,南有秦牧。”北方有《天津日报》副刊的孙犁先生,南方有《羊城晚报》副刊的秦牧先生,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家,又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说,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名望而扬名,同时,他们的办报理念和人文风骨,支撑起了副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生活在南方,能够进入《羊城晚报》编“花地”副刊,是我读书期间心心念念的愿望。1998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得以进入“花地”当副刊编辑,可以说是梦想成真。一个人,能以兴趣爱好当做职业,这真是莫大的福分。我想,正因如此,一生热爱文学的孙犁先生,才会舍弃各种晋升当官的机会,坚持在副刊当编辑,津津有味,“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孙犁《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在“花地”编副刊,能“遇到”很多文学名家,当然大多是通过作品和书信,见字如面。狂狷者、倔强者、内敛者、敦厚者、文如其人者、文与人相悖者……个性种种,从作品和书信往来中可窥一二,也是有趣。记得我刚进编辑部工作的时候,编辑老前辈万振环老师,曾经有一次从他常年紧锁的抽屉里,宝贝一般,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封短笺。大概为了教育我这个刚入职的年轻人,他用手将那短笺的落款轻轻捂住,让我猜此信出自哪位作家:手写、竖排,字体清隽、洒脱。从抬头以“同志”的称呼看,我断定这是一位老派作家,但读到最末一段“请选用补白,如不合用,寄下即可,万勿客气”时,我又犹豫这大概是一位分量并不那么重的作家。最后,万老师深吸一口气,手一挪开,“孙犁”二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要不是早就听说孙犁先生一直与“花地”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我简直不敢相信,就是那位在大学课堂上,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老

师给我们详细赏析过的《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作者孙犁。一位已经进入文学史的大家,竟如此谦虚地声称将自己的作品为“补白”之用。这位从未知名的大家,因为这句话,在内心与我亲近了起来。后来,我不断听到万老师讲述与孙犁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先生的形象连同他的作品一起,逐渐在我的心中成形。可以说,这句“补白”的话,与孙犁先生的文学成就相悖,但却与孙犁先生的品格气质高度吻合。这封手书无疑,应该是我与孙犁先生最近距离的“接触”了。信中的内容我已忘了,但唯独最后这一句,二十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记得,连同从“孙犁”的名字上轻轻挪开手那个瞬间,我亦如在目前。这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深刻的记忆,也是一种深刻的影响。这句话时刻提醒着我,作文、为人都不能恃才自傲,平视生活,才能获得辽阔的视角和境界。也正是如此,孙犁先生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才会熨帖地传递着广大民众的情愫与愿望,深入人心。

2011年,我获得了以孙犁先生命名的“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在天津团泊湖举行的颁奖会上,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

女士上台致辞,其中说到孙犁先生很重视对年轻人作品的关注。很多人感念他,现在不少名家都是他从文学新人阶段培养起来的,而孙犁先生生前对此早就有过回应:“作为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重了一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一如孙犁先生谦逊、淡泊的风范。“助兴”二字,字面上看,轻描淡写的谦和,而我深知,副刊编辑所“助”之“兴”,对于一个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分量何其之重。毫不夸张地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副刊改变了我的命运。从第一首诗歌在报纸副刊发表之后,我在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多数都是在副刊上发表的。得益于副刊,我这个文学爱好者能坚持理想,成为文学新人,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要是没有副刊对我所助的“兴”,在写作这条寂寞冷清的道路路上,不要说一如既往地勃勃兴致,置身当下众声喧哗、娱乐化的时代,恐怕连兴趣都不一定能保留下来。我庆幸并感激自己得到了如此重要的“助兴”。

在孙犁先生离开我们20周年之际,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在旧书网上淘到的《文艺学》。这本于1964年出版的小册子,是孙犁先生1942年在冀中为基层作者所写的一部文学入门的书,主要论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书很旧,纸张泛黄,已经不堪用力翻页,应该是经过了几乎才辗转落到我手上,里边有的段落、句子被写写画画,空白处作了批注,字迹、笔墨并不一致。坐在初夏的阳光下,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着那些被陌生人画线、批注的句子,想象着多年前,不知道谁也跟我此刻一样,领悟着孙犁先生对于写作的理解,共振、共情。作家“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那时代、社会、人”,作家要把“新人的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这些句子的下边,被不同墨色的笔画出了多条线,有的相互覆盖,有的相互交叉,我与“他们”隔空相遇。无论身处哪一个年代,这些对于文学的理解都具有启示意义。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距离今天已经80年之久了,但却依然使我感动。写作多年,常有迷惘,有时会在一己之情绪中兜兜转转,有时也会因为某些野心和虚荣,失去了写作意义的初衷。阅读着孙犁先生的作品,我有一种重返文学新人的感觉,在进行一次精神洗亮,宛若闻到从荷花淀深处飘来阵阵清香……

作者简介:黄咏梅,作家。曾任《羊城晚报》文艺部副主任,现任浙江文学院院长。获得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21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奖等。

## 补白与助兴

黄咏梅



### 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 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专栏

文艺周刊《中国副刊》联合



## 自然 (四首)

兰晶

蓝藻与泥沙被纳入笔直线条  
析出流动的蓝与清澈的水云  
所以银鱼、白鱼、白虾是甘甜的

牧湖者,沙与水融合而生  
因鄙夷争荣吐艳的急迫  
竟避免了花事繁茂后的荒疏  
这超脱荣生的慧悟  
使他们携太湖在尘世安然隐居

张眼界  
深谷峰林千仞齐茂,砂岩峻拔似春秋兵法  
撰录三亿年寰宇裂变的史诗  
溶洞托展斑斓的彩翼,黄龙脱胎  
十里画廊生出婉约翠黛  
押住王维、沈从文行吟的韵脚  
验证此间是画家、佛陀的桃花源

绿的生机沸腾,恣意抱住山势、云涛  
绿有汪洋的载体  
历经雪峰、印支、燕山、喜山四场鏖战  
转世为武陵松的根系、香榧的枝桠  
有时,植被葱郁的耳蜗被雀鹰唤醒  
化身云海、云雾

作为从《诗经》里走出的牧湖者  
他们已放弃葳蕤的古雅  
以更粗犷的名诗繁衍  
湖笔般的毛发繁衍出犀利的美

与山壁嬉戏、交换梦境的启示  
静如处子的花朵被彩云銜上蔚空  
自然温煦的呼吸律动  
依稀辨认出金缕梅、山茶的魂魄

清溪为山居精灵的宝石瞳仁色  
以至误入仙境的行人,衣袂也镀上青玉  
绿意  
谷底起伏鸟虫的秘语,大貌偶发脆鸣  
生情惊扰金鞭的入定  
风物静默如石,守护毓秀神迹

红海滩  
这绛珠仙草才有的绯红  
是何种因缘、道法,让它们隐匿辽河沃野  
涨潮为海,落潮为滩  
渤海与陆地互通心意,诞育第三种地带  
红云到访,为候鸟筑起归宿

左心室,是碱的冷焰  
右心室,是盐的苦渍  
这纤细、坚韧的苗株,历经劫难  
紧紧抱住彼此娇小的身躯,相互慰藉  
自然泪,直到红色的血管有了深紫的暖意  
喟叹,为何在所有植物中  
独爱编织这一抹红色的梦

渤海鲸踪,稻花葳蕤  
丹顶鹤穿越螃蟹丰腴的矩阵  
寻觅、觅食翅破蓬的草籽

叶冠瞬间生出欲飞的羽毛  
它们馥郁的呼吸  
牵引栈道的诗人心跳不已

古海湿地  
披挂金缕衣的太阳,升起来了  
光线滑翔,古海柔成白鹭的翅翎  
谁能料到,这片滩涂曾是一只废弃的船  
搁浅于南麓,斑驳的锈迹爬上城市清澈  
的眼底  
经过去污、涅槃再生的湖水  
娇嫩的呼吸缓缓打开花园  
克拉克玛依,嗅到灌木与鸟鸣的清透

湿地,轻托城市奔跑的脚丫  
湖泊,液态的碧蓝逐草而居  
长路蜿蜒出天鹅的弧度,穿过安静的芦苇荡  
黑鹳鲜红长腿的四周,鱼虾会越活越活跃  
栖息与繁衍,生机的旺盛细节  
像雁群迁徙的信号,准确浮现

饱餐后,赤麻鸭与野鸭辨认出彼此的亲缘  
古海的春天,紫棕鸟群起的黄昏之舞  
将蔚空包裹出玫瑰的心跳  
谁能不爱慕呢?  
这片风景是人与自然的创造之物  
左臂抱着滚烫的黑色血脉  
右肩飘逸渔舟的银白

本版题图 张宇尘

### 33 年轻一辈的学者

记得2012年3月,叶嘉莹先生邀请来日本的年轻一辈的学者连清吉教授和东英寿教授到研究所讲学,为学生们开阔眼界。

连清吉(1955—)教授自1998年起执教于日本国立长崎大学,他出生在中国台湾,到日本20年后加入日本国籍。他毕业于淡江大学中文系和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课程,论文写的是有关“庄子”的题目。1987年10月赴日本九州大学留学,因日本学界将“先秦诸子”不作为“文学”的研究对象,而列入“哲学”范畴,所以他进入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室”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的町田二郎教授,研究日本汉学。町田二郎先生,出生于1932年,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被公认为日本战后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连清吉先生博士课程结束后,先在中国哲学研究室做了两年助教,又于1994年受聘于鹿儿岛纯心女子大学。在他的积极运筹下,鹿儿岛纯心女子大学与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建立了交流关系,叶先生和时任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文俊先生,还亲自于1996年底(或1997年初)前来日本,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叶先生的研究所创立以来,签署的第一个对外交流协议。2012年他受叶先生邀请在研究所演讲的题目是“日本汉学研究”,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汉学的“京都学派”。

东英寿(1960—)教授现执教于日

###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九州大学,曾任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会长,于2020年8月卸任。他在九州大学学习时,师从冈村繁教授,自大学本科时就开始研究欧阳修,至今已近四十年。2011年10月,他在一年一度的日本中国学会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他发现了在中国已经散佚的欧阳修的96封书简,在中日两国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2012年他受叶先生邀请在研究所演讲的题目是“欧阳修散佚书简九十六篇之发现”。1984年秋,叶先生到九州大学讲学时,他还只是硕士课程一认为日本战后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连清吉先生博士课程结束后,先在中国哲学研究室做了两年助教,又于1994年受聘于鹿儿岛纯心女子大学。在他的积极运筹下,鹿儿岛纯心女子大学与南开大学“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建立了交流关系,叶先生和时任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文俊先生,还亲自于1996年底(或1997年初)前来日本,出席了签字仪式。这是叶先生的研究所创立以来,签署的第一个对外交流协议。2012年他受叶先生邀请在研究所演讲的题目是“日本汉学研究”,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汉学的“京都学派”。

东英寿(1960—)教授现执教于日

### 62 爱校如家的校长

更富有内在诗意的是在临湖轩居住的第一位主人、校长司徒雷登。偌大一个临湖轩,属于他这个主人的只是一间卧室。为什么呢?李素《燕京大学校园》一文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司徒校长向人募捐时总是先表示:捐款人捐出了款项,不得在用途上加以限制;否则,他宁可不接受。只有这一次,他通融办理了:美国费城的居礼先生和太太执意为他修建一所校长住宅。他考虑自己的夫人已于1926年去世,不必住一所大房子,住学生宿舍或课堂楼的一角就够了,所以他请求居礼夫妇将该款项移作别用。但居礼夫妇坚持说,若不依照他们的主张,就要取消这笔捐款了。他拗不过人家的一番好意,就顺情接受了,并承诺自己只要一间卧室,其余作为学校的公共活动空间。

在临湖轩的岁月里,司徒雷登校长不仅一直遵守着对居礼夫妇的承诺,而且表现出“临风待月”的风格。临湖轩完全开放,学校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来此举办和参加活动。除了一般餐聚茶会,还开结婚庆典、学生舞会,“真正成了一个连接教师、男生和女生的纽带”。

司徒雷登曾历尽千辛万苦,前后为燕京大学募集了大量资金,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当时燕大规定,校长的月薪是500元,教授为360元,当燕大“中国化”、吴雷川先生任校长后,任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则和其他教授一

### 北大燕园的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样是360元。

他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常常把大部分薪水用来资助生活困难的师生。对于新生,他每个周末都分别邀请他们到临湖轩用餐;毕业时又在这里逐一和他们话别话别。

他还常常以校长的身份为师生中的情侣们充当月下老人,并亲自主持婚礼。著名学者吴文藻和作家水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在临湖轩举行的。1935年,吴文藻的高足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对这个“美差”,他到晚年还不自鸣得意:“这里举办的婚礼没有一个后来破裂的。”司徒雷登的临湖轩岁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 袁咸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文曾这样评述:从1919年接手燕大到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教务长)长达27年的期间。这27年间,以他的热情、宽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燕大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当司徒雷登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水心写给他的这样一张贺卡:“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笺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藉,都是从他而来的。”

### 80 强势要人

一天上午,力行社院门口闯入两个日本人,走在前面的是浪人打扮,此人把刀背搭在肩膀上,一边晃晃悠悠地前行,一边圆睁两眼,不停地扫向这个特务机关院落各个角落,那架势,既有目中无人的傲慢,又有随时要动刀的警惕。后面人物的打扮倒显得儒雅,西装革履,米黄色风衣,头戴礼帽,一副黑色墨镜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庞,给人一种神秘感。陆益民的属下上前阻拦,被那个日本浪人挥刀下退,便慌慌张张跑到办公室向陆益民报告。

“我与日本人素无来往,他们闯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陆益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着,突然,他想到被自己抓住用刑,现仍在医院里治疗的唐明安,心中明白了这两个日本人的来意,立刻快步走到一楼大厅,推开大门,走下台阶,拱手含笑,迎着两个日本人说:“欢迎阁下前来本社。”走在前面的日本人,横刀把他拦住,戴墨镜的日本人则冲着陆益民问了一句:“你的陆益民?”陆益民恭顺地回答:“正是在下。”日本浪人说:“前面的带路!有话说!”陆益民说:“是!”转身推开楼门,领着他们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

来的是酒井一男和一起来营救的日本共产党员。两个人一进入陆益民的办公室,酒井一男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大日本帝国天津租界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事务所大岛部长的干话,我们有一重要人员在二十多天前失踪,经缜密调查,确定是你们将其绑架,我今天来向你们要人!”陆益民听完酒井一男的话,立刻吓傻了,绑架日本租界重要人员,这三分之一的脸庞,给人一种神秘感。陆益民的属下上前阻拦,被那个日本浪人挥刀下退,便慌慌张张跑到办公室向陆益民报告。

“我与日本人素无来往,他们闯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陆益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着,突然,他想到被自己抓住用刑,现仍在医院里治疗的唐明安,心中明白了这两个日本人的来意,立刻快步走到一楼大厅,推开大门,走下台阶,拱手含笑,迎着两个日本人说:“欢迎阁下前来本社。”走在前面的日本人,横刀把他拦住,戴墨镜的日本人则冲着陆益民问了一句:“你的陆益民?”陆益民恭顺地回答:“正是在下。”日本浪人说:“前面的带路!有话说!”陆益民说:“是!”转身推开楼门,领着他们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

来的是酒井一男和一起来营救的日本共产党员。两个人一进入陆益民的办公室,酒井一男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大日本帝国天津租界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事务所大岛部长的干话,我们有一重要人员在二十多天前失踪,经

###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